

异常喜爱自然清新的事物,比如山水,比如草木,比如生动的画和流畅的音乐,所以,我尽管喜欢宁静的生活,却不喜欢那种令人窒息的沉寂。那些自然清新的事物特别易于吸引我,使我心生喜悦,流连忘返。那种从心底涌起的无言的快乐,犹如一群翩然飞起的鸟儿,在辽阔的云霄里自由徜徉。我也想过,这样的情绪可能不仅仅我一人有,许多人应该都是这样的。身在红尘,有几个人不喜欢自然清新的事物呢?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当我走向那片名叫嵩阴的山林时,我知道,我已经步入了我向往的那种自然清新之境了。

嵩阴,一个很美的名字。嵩山之南叫嵩阳,嵩山之北叫嵩阴,想一想,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恰当。默默品味着嵩阴这两个字,仿佛品味着一枚橄榄,滋味悠长,令人浮想联翩。抬头眺望远处,只见湛蓝的天空下白云悠悠,清新亮丽。那是一种使人倍感幸福的风光,蓝透透明而深邃,白云柔柔而飘逸,如同飞翔的情感,可以生出无边无际的遐想来。那一刻,我的内心涌起了满满的、难以名状的欢喜。

松树依旧苍翠着,小路两旁的荒草随着山风的吹拂而摇曳,耳边回荡着阵阵的松涛,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置身在这个名叫听涛崖的地方,听涛崖——这个名字真是贴切,在这里,真的能听到

散文

# 嵩阴之悟

王吴军

松涛的声音。我举目望着山腰上的雾,此时,那些雾都在迅速地朝山谷钻去,好像奔忙的人去迟了会占不到好位置,彼此争先恐后,轮不到的便争,争不到的便抢。这个山头的雾没了,转瞬之间,它却飘到了另一个山头,抢到了那个最高的山头。

我看到了一株藤蔓上还挂着一颗红艳艳的果实,果实很小,却非常美丽。但是,我只能静静地欣赏,不敢碰触它娇柔易落的美丽,我怕轻轻一抚,就使它的美丽在瞬间凋落。我静静地伫立着,面对着眼前这一颗红艳艳的小小的果实,忽然想起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句子,一颗心仿佛邂逅了久违了多年的渴慕之情,跃跃欲飞,仿佛看到人间所有的美都在眼前流淌,觉得这里是一个最美丽最喜悦的地方。我也去过一些地方,有的地方虽然名气大,景色也华美灿烂,却整个透了俗气,一种粗疏的做派,一望即知,好比是富贵人家门面一样,只是在讲排场,却没有嵩阴这样的雅致。

这样的初冬时节,我站在四面松涛

更多的时候,海誓山盟也是真诚的,令人感动。我想着,如果我和我爱的人到嵩阴,我不会用刀去刻下“我永远爱你”这句话,因为爱有时候不用说出来,只要彼此真的爱,一切就都在自己的手里把握着。若是我和我爱的人到嵩阴来,我只想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看云飞云落,直到日暮,直到夜深,我会心怀幸福,有她和我分享这里的美丽,足够幸福。

嵩阴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适合演绎爱情的故事的。人不能蜷缩起自己的缪情和想象。我看看远方,又看看嵩阴的松林,想,大自然是给与梦想的人的最美好的馈赠。有梦想使人随时能感到阳光的暖意,梦想让人的心灵变得美丽,尽管有些美丽心灵的声音是寂寞的,但依然会有人能感觉到,并且懂得。

在嵩阴,享受着静谧之美,我的一颗心仿佛长出了轻盈的双翅,可以轻舞飞扬。其实,想要真正品味到自然之美,需要一颗未被尘俗污染的心灵,也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身在红尘,不为物所迷,不为欲所蔽,不为名所累,不为怨所制,才会与静谧之美结下不解之缘,才会拥有幸福和快乐。面对嵩阴,我犹如面对知己,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的心里已经充满了无限的愉悦。

像迪谦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喜欢钻研学问,与世无争。许多西方文学里爱把这样的学者形容成不爱修边幅的糟老头,英文还有一个说法叫absent-minded professor(心不在焉的教授)。在1949年前的北京,他在有名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燕京大学新闻学几个老师是美国来的,用英文授课,因此他的英文掌握得很好。

他这一生最爱的就是读书,尤其是中西的古典文学、哲学。迪谦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自由,在大学生时代,他参加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对那些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进步学生很钦佩,因为他们都积极而聪明。1949年以后,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他正好修完了大学学业,当然很希望到个大报社去工作,但是他被当时的政治教育所说服,一定要听党的话,虽然他当时还不是党员,大学把他分配到一个很小的建筑工地上去做领导工作。

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下,他百分之一百地服从分配,愿意走向基层去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他爱上了这门工作。1954年,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以后开始变得极端起来,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可笑。”迪谦轻轻地说,“我把在家庭和大学里所受的教育全都否定了,也开始认为,那些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西方的文学,西方的音乐我都拒绝再去接触它们,现在回想起来都太天真了。我现在又开始听西方的古典音乐,什么舒伯特、舒曼、贝多芬、莫扎特啊,觉得很悦耳。实际上我应该属于一个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迪谦永远只想到别人好的方面,对别人很宽容。对自己要求得很严,这和我们母亲的教育有关。“愚谦向我解释说:“不过,办这样的杂志有什么意思啊!宣传喉舌,没有自己的观点。”愚谦又开始责备起来,“你应该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

迪谦举起了手往下压了压愚谦的锐气,摆摆手说:“办这样的杂志,也是需要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不希望别人为了这个事情替他发愁。

母亲的身后  
我早就从愚谦口中不断地听说,他有一个姐姐叫敏谦,是个女强人,英文说得很流,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她为人正直忠诚,疾恶如仇。以前她是个百分之百的虔诚基督徒,饭前还要祷告。1948年她秘密参加共产党以后又是个绝对忠实的共产党

义战士。只要是党的决定,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她经常代表中国妇联只身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绝对不会利用机会搞私人旅行。她在联合国妇女委员会工作期间,拿到的联合国生活补贴费,分文不取,全数交公。

敏谦姐姐敏谦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院里,我们每次来到那里,愚谦总要批评几句:“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公用的地方,脏成这样也没人打扫。”听他这句话,我经常发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无论在莫斯科、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只要是社会主义大楼,属于国家的房子,公共场合永远是没人管的。

敏谦是和儿子小锋、媳妇范冰合住的。这对新夫妇刚结婚,在公寓的门口还贴着红色的双喜字。进了门,就是一个很小的走道,走道左右是两间卧室,走道南边是厨房和卫生间。敏谦的房间既是她的卧室,也是餐厅。今天小锋的情绪特别高涨,他在工地上去做领导工作,他百分之一百地服从分配,愿意走向基层去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他爱上了这门工作。1954年,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以后开始变得极端起来,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可笑。”迪谦轻轻地说,“我把在家庭和大学里所受的教育全都否定了,也开始认为,那些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西方的文学,西方的音乐我都拒绝再去接触它们,现在回想起来都太天真了。我现在又开始听西方的古典音乐,什么舒伯特、舒曼、贝多芬、莫扎特啊,觉得很悦耳。实际上我应该属于一个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迪谦永远只想到别人好的方面,对别人很宽容。对自己要求得很严,这和我们母亲的教育有关。“愚谦向我解释说:“不过,办这样的杂志有什么意思啊!宣传喉舌,没有自己的观点。”愚谦又开始责备起来,“你应该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

迪谦举起了手往下压了压愚谦的锐气,摆摆手说:“办这样的杂志,也是需要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不希望别人为了这个事情替他发愁。

母亲的身后  
我早就从愚谦口中不断地听说,他有一个姐姐叫敏谦,是个女强人,英文说得很流,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她为人正直忠诚,疾恶如仇。以前她是个百分之百的虔诚基督徒,饭前还要祷告。1948年她秘密参加共产党以后又是个绝对忠实的共产党

## 连载

因为他们知道她能帮客户避开官方的调查,同时保守秘密。

“我的客户自然都不希望事情曝光,您一定了解这一点,而这也是其他人与我们合作的原因。”她抬起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

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很好,我们彼此了解了。”

雇佣合约要成立,她有无可妥协的条件,“我想您应该也很清楚,我只帮我相信有权利拥有那些艺术品的客户工作,或是物归原主。”

“那当然,”他毫不犹豫地回国,“我要你明天就出发到中国,去见那位考古学家,并立即展开调查。你办得到吗?”

“没问题。”

“那么我们就说定了。”

在大都会俱乐部与理查分手之后,玛拉就跟她的组员在会议室彻夜工作。他们的努力只换来了一张粗糙的策略,而被疲惫不堪的玛拉则随着飞机起飞时间的逼近,越发性地焦虑不安起来。

还好,有朱欧陪着,他们只不过刚认识三年——“蛹之生”一案让她离开了原本的律师职业转到这条新路上——却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一种几近亲人的感情。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朱欧还是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组组长,正在调查玛拉前任客户——著名的毕

兹雷艺术品拍卖会涉及的欺诈案。在调查过程中,玛拉发现朱欧竟成了最支持她的盟友,而在这之前最不可能成为盟友的人就是她。朱欧告诉她,案子结束后他准备退休,玛拉也开始构想成立公司一事。她没想到的,是朱欧竟然同意由玛拉担任台面上那个负责谈判与诉讼事务的人,他则负责在幕后指导她有关艺术品黑市的一切,并将自己的线人介绍给她——朱欧在这个领域的声望,使他不适合担任公司的负责人。

另一件她没想到的事情,就是她爱上了这份工作,即使她必须放弃以前律师事务所安全而又有保障的生活。

会议室的门被打开,凯萨琳拿着最终报告走了进来。这位沉默寡言、思绪周密的艺术史学家有办法搜集任何年代的何物品的出处资讯,不仅无懈可击,还谨慎地附上该物品的图解与其历史意义,以及一份可能的收藏家名单。

## 新书架 《我是人间惆怅客》

王夏萌

红楼热映后,“漫漫古典情”又在市场上掀起一股古典唯美的风气。古今最莫过于唐诗,而最迷人的诗篇属于晚唐李商隐。提起李商隐,人们就会想到他谜一般的无题诗,自然会想到他谜一般的爱情故事。华文天下图书公司近期出版的《我是人间惆怅客:解谜李商隐的锦瑟人生》以诗读人,还原一个深情而专情的失意才子。才女作家倾慕紫蓝以爱情的姿态写

李商隐,而读者亦在以一种爱情的姿态遇见她的书,李商隐经历了和女道士宋华阳、后房、柳枝的恋爱,结发妻子病逝之后,再没爱上一人。当这些爱情一段一段从他身边飞渡,再翻开他在每一段爱情中写的首首绝美的情诗,也不禁感叹,原来那写爱情,当初行之有多伤痛,而后竟是如此的让人追念。“爱而不得”四个字肝肠寸断地描写了李商隐一生的爱情悲剧。作者首次详尽解读李商隐的锦瑟人生,以独特感知和诗性文笔,带领读者感受李商隐的旷世诗情。



气壮山河(国画)

王友一

## 现代诗坛

# 李山的诗

殷墟

一座火山  
在3300年的一个雨夜喷发  
然后就慢慢沉寂了  
在涇河岸边,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一片有图画般纹饰的骨头被人从土里认出  
一百万片甲骨被人认出  
还有竹筒。鼎。一锅煮熟的肉。一坛未启封的酒

一个漂亮王妃掏耳的勺子。迷人的身架  
她的名字也迷人——妇好

火山正在喷发  
它一刻也没有静止  
一直在那里燃烧,发光  
冒淡蓝的烟

每个火山岩  
都有一个民族的秘密  
它们在一个被尊称为殷的  
地心深处沉默,燃烧  
让接近它的人心怀敬畏  
小心翼翼

停一段时间一不小心  
不知从里面又会喷出什么  
——那座微微冒烟的火山

西峡印象

水流潺潺的闲适  
白墙。老屋  
缓缓升起炊烟

坐下来  
一切都轻了  
透明的空气。云彩  
它们都在,又都不在

星辰般安详  
片片翠竹轻摇。村庄  
真实得像一个孩子

一条河驮来的城市

一个水洗出来的城市  
它的根扎在十米以下

城头站满了菊花  
四条运河交织环绕  
绣成一幅河图  
几个朝代打马而过  
带着一声声瓷的脆响

雾起东南  
柳树暗暗泛绿  
矾楼灯火方酬  
州桥的明月慢慢西移  
有船即将靠岸。相国霜钟  
惊醒了城头夜鸦。此夜的东京  
不知又有多少人酒醉不归

雪依然阴冷。意念中的月  
破雾而出。白河千年后成冰  
并辔而行,那些心中有玉的人  
注定一生幸福安宁

诗人简介:李山,河南封丘县人。在《诗刊》、《人民日报》、《星星》、《诗潮》、《绿风》等省内外报刊发表作品200多篇(首)。2010年参加《诗刊》社第26届“青春诗会”。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一种柔软的硬

独山  
在那里孤独求败  
两个半诗人就着千年灯火  
指点江山

独山  
踏着某种节拍,直达



舞袖(摄影)

吴建国

## 元旦与春节

程勉学

在上古时,我国元旦和春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

我们的祖先以五谷熟、四时尽而改年更岁。《尔雅》云:“元,始也;旦,早也。”可见元旦的古意是一年之始,一日之晨。相传五帝时期,颛顼以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在此基础上,夏朝开创了夏历,俗称农历(阴历),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到了商周秦三代,“王者得政,示从我始”,各代均推崇本朝,将元旦日期从正月初一

依次前移至十二月初一、十一月初一和十月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根据人们长期的天文观察记录,纠正了前三代提前过元旦的错误,才又恢复了孟春月的第一天即正月初一为元旦,一直延续到清末。

而我国古代的春节,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日”,到了南北朝时,春节是指整个春季。自汉武帝后,才将农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自此,元旦和春节方为同一天。1949

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才正式将公元1月1日定为“元旦”,夏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

由于世界各国和民族使用的历法、宗教信仰及季节气候的不同,元旦在国外并非都是公元1月1日。例如:居住在北极寒带的爱斯基摩人,把当地第一次下大雪的日子,称为“雪花元旦”;印度尼西亚的凯拉比邦族人,将一年中候鸟最早飞来的日子,称作“候鸟元旦”。更有有趣的是,非洲的马干达,是以雨季的到来为标记确定“元旦”的。

块小芳常站的位置,差不多都被叫成“望夫崖”了。老张的酒喝得确实有些多了,忘了老伴在身边,竟一个劲地问小芳现在怎么样了?当得知五年之前,一场大病夺去了小芳的生命。老张忽然发觉自己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老张在老头的帮忙下,带着老伴一起去了小芳的墓地。老张很认真地拜祭了一番。老张没注意到老伴的脸色越来越差。

回家的路上,老伴几乎没和老张说话,也没问老张小芳是谁?开始老张还在想,老伴为什么不回呢。后来老张也差不多忘了这事,老张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些故乡人的音容笑貌,还有若干年前留在自己脑子里的故乡的一些影像。

到家的那个晚上,老张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老张睡得很香,好久没这么畅快地睡上了一觉了。

一觉醒来,老张发觉老伴还在辗转反侧。老张记得,老伴一向很能睡的啊。老张摸摸老伴的头,没发烧啊。老张看着有些不放心的,问老伴,你怎么了?

半天,老伴看了老张一眼,认真地说,我在想。

## 小说

# 想

崔立

老张最近发觉,好像自己年纪真的是大了。

一坐下来,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去,一个人木木地坐在客厅里,脑子里开始天马行空地想去,一想就是老半天。

老张有些不明白,这是不是和自己退休了有关呢。习惯了以前一直忙忙碌碌的这回事,这猛地一停下来,还真有些不习惯。

晚上,老伴一觉醒来,发觉老张还在辗转反侧,显然,是没睡着。老伴问老张,干吗不睡啊你。老张苦笑说,我在想。想?你有什么好想的呢?老伴听着有些迷糊。老张没再说话,只是把背留给了老伴。

老张想啊想,老张其实是想到了几十年未曾回过的故乡。老张脑子里想

到了那些以前的已经模糊的人和物。老张还发现,自己居然想到了小芳。

那还是突如其来地想到了。老张还记得,那时的小芳,常缠着自己,说要给自己当媳妇。老张还想,若不是当年自己跟着父母一起离开了故乡,不知道小芳会不会嫁了自己呢。

随着小芳的出现,老张萌发要回故乡的想法,就显得更顺理成章了。

可就老张向老伴提出这个想法时,老伴是反对的。

老伴说,都老胳膊老腿了,那么远的地方,你行吗?

老张很有力量地说,绝对没问题。

可老张说得再没问题,老伴还是免不了有些担心的。最后,老伴想了想,说,要不,我陪你一起回去吧。老张朝老伴看了一眼,其实,老张是想拒绝的,可又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拒绝。老张只好答应下来。

回故乡的路确实是远了些。

老伴原本是想坐飞机的,可老张说,他不想坐飞机,他想坐火车,想重温一下几十年前走过的老路。

连着几天几夜的火车的颠簸,从火